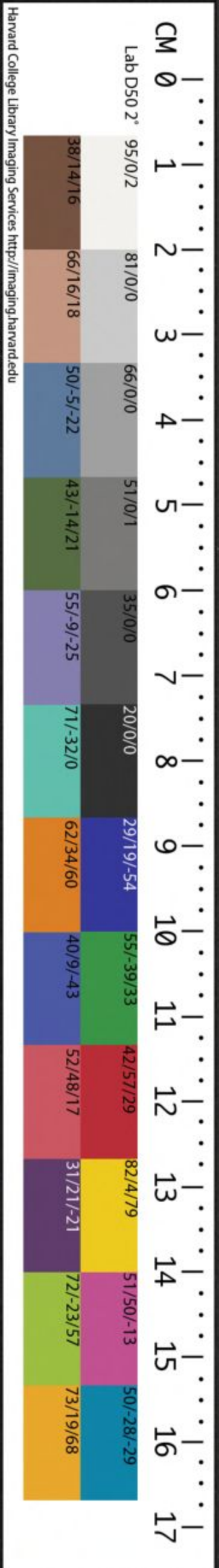


T2512/8193

PLATE COLLECTION
PLATE NO. 1952



會編大全卷第七十四

哈佛大... 哈佛... 哈佛...

太和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浚曲江及昆明池

通鑑曰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其役以禳之胡氏曰天地神明之理不詳身以言示人則人孰論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霖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使知其變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厭之而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土能免邪尹氏曰文宗天性簡淡不事遊觀而書浚曲江及昆明池則亦惑於鄭注妖邪之說然卒無所益亦可以為好事儀祥惟務厭勝者之戒也

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通鑑曰注舉李欽白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赦之誠乃事君而表節人皆稱之

文會編大全卷第七十四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唐

太和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浚曲江及昆明池

通鑑曰鄭注言秦地有災宜具役以讓之胡氏曰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變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厭之而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尹氏曰文宗天性簡淡不事遊觀而書浚曲江及昆明池則亦惑於鄭注妖邪之說然卒無所益亦可以為好事機祥惟務厭勝者之戒也

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通鑑曰注舉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晒之

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

通鑑曰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
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有處之至是王璠等奏德
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
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杜氏曰書李德裕分司路
隋罷文無異粹然以分注考之乃當時惑於王璠之誣
奏耳夫文宗尊臨大寶天命有歸然一聞陰結漳王之語
則怒不可遏而是否真偽皆不之辨前以是而罪宋申
錫後以是而罪李德裕一念之烈如火益熱何其蔽於
人欲之甚邪且帝以簡淡之姿若非以位為樂者然而
真情莫掩每見於此則亦以其智識不高器量褊迫故
常有諸王爭帝之心况其得之非次而又闔宦蟠結君
位不安此帝之所以自疑而怒不可
辨者也識者以是觀之則得之矣

地震○以賈餗同平章事

通鑑曰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
有隙而善於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貶李德裕為袁州長史

通鑑曰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
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劉氏曰書病帝也文宗恭
儉憂勤可謂賢主然用人則不能辨邪正去弊則不能
識先後每歎去朋黨難而卒自不免於黨始以李逢吉
之言欲用才仲言為翰林德裕難之是也而帝乃堅欲
用之至罷德裕以仲其志又以賈餗善宗閔怨德裕遂
相餗以擯之是不謂之立黨乎不特此也欲用鄭注為
翰林李珣非之則罷珣學士欲用鄭注帥鳳翔固言不
可則罷固言相職其心深以朋黨為惡而竟自陷於朋
黨其所黨者又皆小人此所以卒受誤於訓注而齟齬
以終其身也

五月以宦者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通鑑曰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二良有功王守登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通鑑曰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未為兩省官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而以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貶李甘為封州司馬

通鑑曰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貶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珣為江州刺史

通鑑曰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佞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珣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通鑑曰從王涯之請也

宦官陳弘志伏誅

通鑑曰時弘志為吳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胡氏曰陳弘志弑憲宗事狀未明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鞠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豈不善哉而暗殺之非所以討亂賊也

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通鑑曰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吳元而以注為鳳翔詔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恟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常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宦者王守澄為神策觀軍容使

通鑑曰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以舒元興李訓同平章事

通鑑曰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明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權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權茶使

通鑑曰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畧上問以畧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茶人甚苦之

帝陰遣人誅王守澄

通鑑曰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醜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佞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尹氏曰按唐書守澄與弘志弑憲宗於中和殿則二人之罪均也然弘志雖不明其罪猶能封杖殺之故綱目亦得以正其伏誅之名至於守澄乃陰遣醜逼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

通鑑曰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醜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佞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尹氏曰按唐書守澄與弘志弑憲宗於中和殿則二人之罪均也然弘志雖不明其罪猶能封杖殺之故綱目亦得以正其伏誅之名至於守澄乃陰遣醜逼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

反書曰殺以著唐人不能明行天討之失也夫重莫重於弒逆唐人且不能明之他何望哉

加裴度兼中書令

通鑑曰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又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胡氏曰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辭而半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尹氏曰裴度進爵初無所因以分注考之乃出於李訓之所援引夫以度之全德元老四海其瞻豈不能力辭無謂之寵而顧隱忍於此何哉大抵唐之名臣如顏真卿李絳裴度諸賢表表傑出無可擬議獨於進退辭受之際處之未盡故君子不得不為之惜綱目書加裴度中書令而不聞有辭避之說若度者殆亦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興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興及王涯賈餗等十一族

通鑑曰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塋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播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興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是日上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往觀以承天賦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執兵數百人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惟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

者人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發果愚疾趨北
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
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
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涯歸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
預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
策兵五百人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
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元輿涯璠立言
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
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標掠塵埃蔽天明日
百官入朝上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涯等謀反繫
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
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
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士良等
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覃石同平章事擒獲餽孝本
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
言餽元輿孝本獻于市徇下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
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穉無遺百姓怨涯權茶或語
罵或投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

不豫知也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餽初不與謀橫遭此
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餽安高位飽重祿訓注
小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已乃與之比肩不以為耻國
家危殆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人入如
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為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
刑剝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胡氏曰涯餽與訓
注比肩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貶
可也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
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
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
歎矣乃依阿取容使肆慘毒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
知柔而不知剛乎○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
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
之士良等進階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
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
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
相覃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
者稍屈播紳賴之范氏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

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陸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尹氏曰甘露之變文宗失於用小人之謀故其禍至此大抵事出於正雖敗亦榮事出於私雖成亦失如訓注姦邪未及舉事已有相傾之謀萬一其事果諧則唐之社稷寧不岌岌此正義易所謂小人勿用之意也雖然其謀則舛其理則正宦官專擅兵柄親弑兩朝而又濁亂朝綱脇制天子其罪何可勝言故綱目於訓注之事則書謀誅宦官而於訓注之死則以仇士良殺之為文是皆原情定罪不以成敗得失為之迁就者也若夫訓注元輿書謀誅於上鄭覃李石書平章事於中而王涯賈餗書及於下則見涯等初無所預而覃石既為宰相不能為之辨明至於涯等雖被濫殺亦不書官必以著其失身與小人同列之罪此皆書法之意也然則君子不幸而處危亂之邦蓋亦知所擇哉

十二月詔罷權茶

通鑑曰從令狐楚之請也

石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通鑑曰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小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通鑑曰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言以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其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尹氏曰禁軍暴橫一京兆尹固無如之何然元賞不畏強禦克舉乃職故特書其為京兆以著其稱職之美也

開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通鑑曰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

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笞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通鑑曰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諸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通鑑曰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實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
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
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
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
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
薦人勿問親疎朕聞寶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
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閏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

通鑑曰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
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

秋七月雨土○以魏謩為補闕

通鑑曰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
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非宜收市猶
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異物論臣竊惜之上
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工耳隣

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
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復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
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
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
史上曰朕向嘗觀之對曰此向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
自觀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
謩獻其祖文真公笏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日棠
之比也史臣曰按文宗納謩之諫即出孝本女於宮中
亦何異太宗納徵之諫即罷仁基女為克華也然其心
有所為而竟不得伸豈非壞於鄭注李訓之徒而不可
救藥耶故明主天資雖美或
雜以小人未有能致治也

復宋申錫官爵

通鑑曰李石為上言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
曰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
申錫僅全腰領耳此皆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昭帝必無
此寃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慙恨復其官爵

冬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

通鑑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賍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十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

通鑑曰李石言於上曰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比司而得之今比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褻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于張

通鑑曰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詔徹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乞十日尹氏曰叢恭寅畏所以具商夙夜畏威所

以隆周文宗祇俱天戒無愧古人然而無後於衰亂者其本不立故也彗星示變天之告戒勤矣其如君德不振何歟恨而終國嗣廢絕天亦末如之何也已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通鑑曰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且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自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

通鑑曰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亂作

秋七月太子侍讀常溫罷

通鑑曰温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辭待讀胡氏曰常安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微知著矣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李固言罷

午戊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通鑑曰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數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

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通鑑曰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嘗謂宰相曰朕安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内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

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厚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惧辭位上深知其故無如之何從之尹氏曰上書盜傷李石下書李石罷則大臣不得安其位天子不能為之主而時事可知矣凡此類直書于策其義自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通鑑曰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纖人向以朋黨乱政陛下奈何愛之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嗣復互相詆託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通鑑曰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見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各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李龍暴雷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

通鑑曰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好效河北故事及卒詔以李仲遷代之

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通鑑曰開成以來神策將吏改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暴卒

通鑑曰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即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

事。中常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卒尹氏曰：浸潤之譖，庸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文宗君德不剛，僅有一子，乃以浸潤之潛欲加廢黜，雖賴群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不免。故太子實暴卒而綱目止書其卒者，所以著文宗昏蔽之失，雖其子之死，且不能明，嗚呼！儲貳之重，宗祧所繫，近在宮庭之內，而曖昧若此，則四海之廣，匹庶之賤，欲望其幽枉畢達，蓋亦憂憂乎！
難矣。故書法如此，以譏其不明也。

彗星出于軫。○詔裴度入知政事。○以郭晔為邠寧節度

使。

通鑑曰：上問杯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晔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問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晔一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

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通鑑曰：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脩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州定。

吐蕃曩泰替普死。

通鑑曰：曩泰多病，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四年春正月，彗星出羽林。○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國公

裴度卒

通鑑曰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葉以諸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

通鑑曰上與宰相論政事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扣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

覃姓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通鑑曰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常溫奏即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以崔郾同平章事○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太子

通鑑曰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

政殿召當直學士周焜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焜漢獻耳焜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焜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胡氏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苾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

回鶻相掘羅勿弒彰信可汗

通鑑曰國人立厖馭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是歲天下戶口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劉氏曰自廣德甲辰書天下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至是六十六年所增者二百萬耳甫及天寶之半生聚之難如此哉

五年春正月立穎王灑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通鑑曰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灑為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灑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

帝崩于太和殿在位十年灑殺皇太子成美而自立是為武宗

通鑑曰上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士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即位是為武宗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

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情情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群臣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其垂教之意深矣遠矣尹氏曰成美既為太子而無故廢之則太弟之立蓋攘奪而得之耳然成美本封陳王今止還其故爵則在成美初無加益况始焉成美之立出於文宗本心今太弟何為必欲殺之蓋武宗樂乎其位有利欲之心志在除去已逼故雖士良納說而綱目必曰太弟殺之推原其本責有所歸故也嗚呼武宗得國如此雖欲享年有永胡可得哉

以宦官仇士良為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秋八月葬章陵○李珣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通鑑曰初上之立非宰相同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茲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茲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街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枚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

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
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

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盟沒斯欵塞求內附

通鑑曰初伊吾之西焉耆之比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廬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彞奏回鶻責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蕭太后徙居積

慶殿○十一月彗星出于東方○以裴夷直為杭州刺史

通鑑曰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夷直漏名由是出為刺史

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通鑑曰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恚之出為刺史胡氏曰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唐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三

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

嗣復李珣為遠州刺史裴夷直為驩州司馬

通鑑曰弘逸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讚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

裕乃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中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悔之為之出涕嗣復等君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父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陵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向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不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卜度藩王其不

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處斷之才而苟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濬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尹氏曰王者君臨四海任社稷之重常慮弗克負荷渠敢以位為樂故雖南面九五出於人心天命之不容釋而朽索六馬隕淵春冰之惧每軫于衷此固古先帝王之事也武宗越次而立雖出於一時閹宦之手是亦有命存焉胡為既已得國乃復追怨當時將相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是何識見不高德量不弘如此此綱目於劉弘逸楊嗣復輩所以書殺書貶而不言其罪也夫當繼體之初命吉凶命歷年莫不由之而其施為處已若是則識者可以占終矣惜哉

夏六月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通鑑曰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社詭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

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
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
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
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
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
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
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
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
容誅矣豈不
約而易守哉

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

通鑑曰賜名弘敬

帝受法錄於趙歸真拾遺王哲諫坐貶

通鑑曰拾遺王哲切諫坐貶劉氏曰司馬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歸真道士也其不書何畧之也書受法錄則

其為道士明也是故史崇恩以五品階書道士劉玄靜以學士書道士軒轅集以迎書道士杜光庭以諫議大夫書道士皆處非其據者也

秋七月彗星出于羽林○加仇士良觀軍容使○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通鑑曰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盟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盟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

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脩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

通鑑曰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溢壞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盧龍軍亂推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通鑑曰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使與仲武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武言行泰絳皆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誰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士團

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求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蘇氏曰盧龍軍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李德裕以可朔諸帥皆報下太速故其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果如其言德裕之謀即真元中陸贄之故智也

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通鑑曰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使齎詔詣盟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崔郾罷○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通鑑曰初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貳萬斛賜敕書喻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為為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噉之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通鑑曰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廷之

二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盟沒斯帥眾來降

通鑑曰盟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斃收眾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羗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盟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今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城回鶻石碓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之盟沒斯帥其眾二千餘人來降

群臣上尊號

通鑑曰上信任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
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
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詣譚德裕聞之自訴於上上
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
相士良乃
惶愧稱謝

五月以盟沒斯為懷化郡王

通鑑曰賜姓李氏名思
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

張仲武擊回鶻破之

通鑑曰那頡斡南趣淮武軍窺幽州仲武遣兵迎擊大
破之降七千帳那頡斡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
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
糧食聽於振武糧三千石牛犂檣之資中國禁人屠宰
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料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
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清雲照視

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
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陳夷行罷○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八月回鶻入

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通鑑曰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
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聞至雲州
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
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奚朔鈔擊羗軍中外將
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
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回鶻遠
來依援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乃睥睨邊
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
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
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
中華昔鄧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
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

軍免盛寒之苦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决策於數日之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群情終為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州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調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發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通鑑曰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尹氏曰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辭然分注載德裕素惡居易之事十下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也德裕之所為如此其相業不終豈不宜哉

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通鑑曰黠戛斯遣使言先遣達干奉送公主父無聲問恐為姦人所隔上遣使入回鶻賜公主冬衣仍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

通鑑曰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嘗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逆遷以賞之

吐蕃達磨替普死

通鑑曰初達磨贊普有安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
佞相立其妃絀氏兄子乞離胡絀三歲首相結都那見
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絀氏子國人誰服其令
鬼神誰享其祀國必亡矣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
贊普有死而已拔刀勞面勵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
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絀妃佞相爲名率兵屠
渭州大破其國
兵有衆十餘萬

癸亥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通鑑曰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沔遣石碓帥沙陀朱
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碓至振武登
城望回鶻見輶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
主帳也碓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
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碓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
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碓追擊大破之
於殺胡山可汗被瘡遁去保黑車子族碓迎公主以
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二月朔日食○黠戛斯遣使獻馬

通鑑曰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
上欲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
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
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
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崔珙罷○太和公主至京師

通鑑曰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
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
後入宮

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

通鑑曰初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脩臣禮復求歲遺
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

點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
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
為然乃以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點
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虛諸蕃可汗能
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傳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
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比平太
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
命可汗日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點戛斯入貢
每有詔敕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
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通鑑曰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
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蓋沒惟此獨存吐
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
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
邊馮陵近甸常臯欲經畧河湟須此為始急攻數年卒
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望震慚山西八國皆頂

內屬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
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
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
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雲之情乞追獎忠魂各
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
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
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
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
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
言者利也僧儒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耻
之况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
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
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
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
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
耳本唐之地為吐蕃之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
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

宗非事實也夫學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
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
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
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
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
遣兵擄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
以大義謀國事也此
二人是非之辨也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通鑑曰德裕乞開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
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禎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

之

通鑑曰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
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推馬救及商旅賣鐵煮鹽假大商

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病與幕
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禎為都知兵馬使
至是卒禎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
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
疾病請命其子禎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
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禎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
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
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
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
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
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
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
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
之果可克否對曰禎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
則禎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
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
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
賊平之日將士厚加官賞荷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

軍則稹必成禽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
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
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
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
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
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
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
書曰牧嘗問董仲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
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
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
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閩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
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
攻一堡繫繫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窳天井之
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
五千精甲宣閩二千弩手徑搏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
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
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

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
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
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奏
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
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
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
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
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
曰日出帥屯趙州又詔以李
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以崔鉉同平章事

通鑑曰上夜召學士高琮以鉉各授之令草制宰相樞
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慙不敢預
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
劉儒怯墮壞舊風故也

築望仙觀於禁中

尹氏曰書上受法錄於趙熹真則見其以萬乘之貴屈已於一妄人也書築望仙觀於禁中則見其以荒唐之說視之若真有也夫神仙虛無之事不必遠求前古姑即憲宗以來觀之其效蓋可觀矣使其果可築室而來之則漢武蜚廉桂觀通天莖臺與夫建章明光諸宮之作豈不勝於武宗一望仙觀乎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通鑑曰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心哉又有其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而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

則可以免斯害矣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盡其私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謀厚服其職亦何用盡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踈斥而已哉士良之術自以為為智實則愚也尹氏曰嗚呼人君一身天地人物之主百萬生靈之命繫焉所以廣其智慮裨其政治者當務之急孰有要於讀書親賢哉彼小人者恐其君見古今治亂而知儆省聞儒生陳說而開悟有以燭己之奸而不得恣其欲蓋愚其君也愚其君將以遂其所大欲也苟惟遂己之欲則雖致君於幽厲措世於亂亡有弗暇顧焉者後世英明之主尚當以上良斯言為戒服之心宵列於屏障丁寧吉戒於子孫宮中暇日只是讀書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毋為小人所愚弄而墮其術中夫然則君道立而天地人物有所倚賴而不至於貽禍播惡於斯世斯民矣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於鄯州

通鑑曰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彛秦贊普強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畧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知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執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王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劉氏曰蠻夷自相攻不書此其書何進婢婢也曷為進之心乎唐者也故自是婢婢不一書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通鑑曰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通鑑曰詔遣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鵠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達仲武皆具橐鞬迎立於道

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以石碓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通鑑曰李德裕言向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上元達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碓為副因以代之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詔加元逵平章事

通鑑曰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

通鑑曰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設官軍李德裕口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

通鑑曰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帥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昭義兵陷科斗寨

通鑑曰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鼎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曰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卒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敬昕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吐蕃尚婢婢遣兵擊論恐熱大破之○以石碓為晉絳行

營節度使

通鑑曰石稚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誰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稚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稚也詔賜稚帛稚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曰沔與張仲武有隙故徙之

十一月以兗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回副之

通鑑曰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領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於夏州理其辭訟故有是命

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

通鑑曰忠武軍素號精勇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料斗寨之功意望超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當茂卿愠對密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富為內應宰疑不收進稹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卿宰進擊破之

河東克石會關

通鑑曰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以書與石云劉稹願舉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宜詔石荅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即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則石當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從之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通鑑曰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總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召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于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替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擄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稹以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誰以宰若納稹則誰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

而尙帥受之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討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汧交兵還討并又是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規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

若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
隱于以施刑斯乃罰一而懲百矣

三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曰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
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
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沔鎮河陽仍令以義
成精兵二千且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
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
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黠戛斯遣使入貢○以劉濠為巡邊使

通鑑曰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
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濠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
振武河東訓卒
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通鑑曰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
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
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
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口以來歸真之門
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
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
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
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
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
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夫之矣其後乃有
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拔禱祠醮祭之法沉淪
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通鑑曰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即中柳
仲郢裁減凡一千一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資

通鑑曰宦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遣王逢屯翼城

通鑑曰上與李德裕議以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以杜侗同平章事

通鑑曰上聞陽州倡女善為酒令教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侗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救侗同選上曰救潘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侗得大臣体朕甚愧之遽救勿選召侗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閏月李紳罷昭義將高文端降

通鑑曰李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令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比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積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替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誦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通鑑曰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資十分取二民怙怙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正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何以處郭誼德裕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碓將七千人入潞州

以應誑言杜悰請赦誼等不聽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淮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帥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誼協等至京帥皆斬之司馬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自餘罪然憑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通鑑曰加德裕太尉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名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

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日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大將邀教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竹節度使揚志誠遣大將遮救使焉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詞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罰之或姑息之不問有文告之命戒救

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厚恩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哉尹氏曰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時之治亂觀之自德裕秉鈞于時所難制者莫藩鎮若也而裕使之若臂指之運故劉稹之誅王元逵何弘敬之徒皆為之用而楊弁之亂取之如反掌則亦以其處置有方故也綱目於德裕加秋賜爵之事特書于冊是亦予之之意爾謀國若此其庶幾乎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通鑑曰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甘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

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五年春群臣上尊號

通鑑曰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止如偏心然皆致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超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餽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畧誠高絕一時而於道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通鑑曰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以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往取約秋稔償之境内足食

殺江都令吳湘

通鑑曰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尹氏曰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周公旁作逐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德裕相唐雖有威制方鎮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丘垤之於秦華而志得意滿忿忤盈溢既以私意貶僧孺流宗閔今又恣其狠愎不用國法殺戮搢紳何以服人心而處持衡之地哉故綱目於湘之死書殺書官以罪

之爾他時吳汝納追訟其寃而德裕有潮陽之貶尚誰咎哉

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冊黜曼斯為英武誠明

可汗○秋七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通鑑曰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鼎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闌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刃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

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賊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鼎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劉氏曰佛教於是三黜矣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

通鑑曰詔發昭義兵戍振武路卒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盧鈞奔潞城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遣兵追而殺之

置備邊庫

通鑑曰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盈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

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劉氏曰凡書置庫畿也此書嘉德裕也名曰備邊又以度公主之則非人主私藏比矣其後務反德裕改為延資果何義哉

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通鑑曰玄靜固辭還山許之尹氏曰方書毀佛寺勒僧尼即書以劉玄靜為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道士書之則是非得失濇然見矣

十二月貶給事中常弘質官

通鑑曰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眾怒愈甚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通鑑曰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吐蕃論恐執擊尚婢婢大敗

通鑑曰論恐執擊尚婢婢婢拒之恐執大敗婢婢傳檄河湟數恐執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執所獵如狐兔也

是歲天下戶口數

通鑑曰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劉氏曰自開成以來書天下戶數四百玖十九萬六千七百有奇於非有六年爾減四萬一千六百當是時

宣宗

六年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

通鑑曰党項侵盜不已决陷邠寧鹽州界城堡上决意討之故有是命

三月帝崩

在位六年

太叔光王忱即位

宣宗

通鑑曰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群臣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蒲容裁决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浙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

夏四月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

通鑑曰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歎

趙鼎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尹氏曰武宗惑於方士而廢斥浮屠宣宗繼之甫誅趙鼎真等即詔度僧尼皆不顧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自可觀矣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通鑑曰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尹氏曰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范公祖禹已論其失且

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賀善贊曰武宗天資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降黠戛內平劉稹綱目於此獨詳書之然雖知惡釋氏而弱信道流則亦未得為卓然者至於即位書遂則自霸先以來未之有也

謂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深以玄宗過制為非今宣宗又增為九代十一室則其失又過况唐至武宗僅十五朝而已增至此若使如周之三十六王則所增殊未已也凡此類據事直書不待貶黜而尖自見

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

通鑑曰烏介之衆降散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殺之而立其弟揭捨

八月葬端陵

通鑑曰初王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其寒族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族顧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栢城內之

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

通鑑曰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復嗣李珣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比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罷冊黠戛斯可汗

通鑑曰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事遂寢

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通鑑曰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隙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裨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廷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生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

之毋街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
之將撻其背將左皆爲之請以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
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歎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屈
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冬十月禘于太廟

通鑑曰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
武但稱嗣皇帝其昭告從之

帝受三洞法錄

尹氏曰宣宗能誅趙鼎真而不能不受之法
錄比而觀之義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意也

十二月朔日食

胡氏曰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而有不能反者受法錄是
已蓋其心蔽於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於天日
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以克正
厥事則他日必免金州之禍矣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四終

嘉靖肆年歲次乙酉仲春望日直隸鎮江府金壇縣刊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五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正月有事于南郊

通鑑曰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域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賊及故殺人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消旱灾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尹氏曰按唐書宣宗之立亦不出武宗意而出於宦官乃大書其年號者武宗未立太子而儲位未定故也然其立也不書即位而書立其亦異於諸帝者矣

會編卷七十五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通鑑曰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公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敕復廢寺

通鑑曰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蕭氏崩○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

之

通鑑曰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宰將兵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戰於

鹽州破之

夏六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以令狐綯為考功郎中

知制誥

通鑑曰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

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罷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

之意

秋八月李回罷○作雍和殿於十六宅

通鑑曰上敦睦兄弟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鼓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通鑑曰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德裕所枉殺御史鞠之再貶德裕

復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劉氏曰書增譏也凡增不宜增者也德裕省冗官未見有缺事者也大中君臣動欲反之謂之何氏書曰復增深譏之也

二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補闕丁柔立訟李德裕寃

貶南陽尉

通鑑曰初李德裕執政有薦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缺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胡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寃德裕而人終不服也柔立必克已正心之人使宣宗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自為是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劉氏曰柔立德裕所棄也是時務反德裕柔立於此獨能為德裕訟寃可謂至公矣敏中以私害公從而貶之非也故書譏之

黠戛斯攻室韋大破之

通鑑曰回鶻遏捻可汗口益耗散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常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眾黠戛斯帥諸胡兵取之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通鑑曰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仔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負上命宰相作具負御覽五卷寘於案上

作五王院以處王子之幼者

通鑑曰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朔日食○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通鑑曰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帝忱弒太皇太后郭氏不以附葬配饗

通鑑曰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上母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太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附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王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

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而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向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理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尹氏曰郭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之嫡出敬文武之祖母歷五朝母儀天下宣宗初政未有令善乃以庶子弒其嫡母是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弒曰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於中和殿書之今郭后亦以暴崩于興慶宮書之其書法先後如一則弒逆明矣然憲宗先已屬疾故逆黨尚可隱諱廷就其說至於郭后則素無恙一日恚欲自墮宣

宗遽加震怒是夕暴崩其弒逆彰彰無疑緇目凡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弒及暴崩則書地皆以著其實也宣宗以庶孽奪嫡自以爲憲宗之子下視穆敬文武四朝既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又以諛臣之言欲延穆敬文式出廟其傲慢不恭何所不有宜其凌虐嫡母親行弒逆畧不顧忌然猶隱諱其說文欺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弘志者待之耳或曰隋煬之逆何以直書曰楊廣之事隱矣隋文有疾弘與百官辭決天下皆知其以疾終故綱目發其弒逆以正廣之罪若憲宗及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反書暴崩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爲陳弘志光王怡而諱其大惡也觀者試思之

秋九月貶李德裕爲崖州司戶○以石雄爲神武統軍

通鑑曰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怏怏而卒劉氏曰書惡斂中也德裕之政私喜怒未免也超用馬植可矣有功如雄徒以德裕所薦必痛抑之謂之何哉綱目

不書馬植刑部侍郎書雄爲神武統軍舉其甚者也

冬十一月以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詔公主執婦禮

通鑑曰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惟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尹氏曰綱目凡葬后皆不地而此獨書其地者所以著時君加怒削其合葬祔廟之儀耳夫以嫡母既裁損其奉養之禮從而殛之今又削其葬禮此與季孫意如絕昭公兆域何異所爲若此尚可以居人上而臨天下乎

特筆書之甚其惡也劉氏曰后葬不書地合葬也此書景陵之側何非地也景陵是也不合葬而於其例則非矣

韋琮罷

三年春三月以韋宙為御史

通鑑曰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釋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脩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

使

通鑑曰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

京兆尹非人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帑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願言於上曰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丁○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通鑑曰子直方為留後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通鑑曰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

通鑑曰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十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切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上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温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取維州○閏十一月加順

宗憲宗統號

通鑑曰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張直方歸京師

通鑑曰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繼為留後

李德裕卒

范氏曰裴度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通鑑曰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贇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

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鞠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之尹氏曰宰相而與中人交通貶之誠是也然貶止宰相而中人無預無乃頗乎此綱目所以止書貶植而不及元贊者也

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繼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司馬

通鑑曰党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之子也既而幾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通鑑曰論恐熱擊尚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就水草於并州西恐熱自將追之

大掠河西八州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梓五年春二月沙州降○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通鑑曰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

通鑑曰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而加戒厲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通鑑曰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致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敏中為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願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即諧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內授以開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通鑑曰恐熱殘唐所部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來誅不叛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統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謩請立太子

通鑑曰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通鑑曰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崔龜從罷

六年春二月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通鑑曰初蓬果群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贄弘討之
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
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
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
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
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弯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
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
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
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說降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
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
而潼遽行群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酈生李靖
不恤唐儉狙詐僥倖之計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
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
命豈有置之失
信之地而可乎

三月彗星出于觜參○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

之

通鑑曰敕先賜光鄆縣等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
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
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
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
守之並依所奏尹氏曰唐興至是凡十六君豈無元舅
未有賜莊免其稅役者宣宗崇奉妾母恩禮備至其如
嫡母何哉雖
罷之亦譏之也

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節度使

通鑑曰堯項復擾邠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
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
近在禁庭卿其為朕
行乎誠欣然奉命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降之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通鑑曰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食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脩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於樽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

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僧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脩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惜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德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賊人理故雖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之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有感矣尹氏曰凡天下之事不顧理之是非惟欲反前人之所為則未有不復其初者如宣宗復禁私度僧尼是也據事直書而理自明劉氏曰前書復度僧尼譏也此書復禁美之歟禁私度耳非罷也逮懿宗而書置戒壇度僧尼矣

○七年春正月有事于南郊○夏四月定笞杖法

通鑑曰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臂一折笞五

冬十二月以元舅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通鑑曰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光鎮河
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
言其貧上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
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弑其嫡母不自
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媵是孝所謂
計本遺末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度支奏歲入之數

通鑑曰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一十萬緡租
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通鑑曰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
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廢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
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尹氏曰日
食正旦比天下大變也自興慶宮之禍至是七年矣天
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裴南唱
亂自是盜賊橫行唐室遂成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

之所書驗大中之全禁邪神示之
終始可以觀矣

二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通鑑曰中書門下奏諫官闕負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
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
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
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
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
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迂官
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移近臣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通鑑曰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
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
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
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
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

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紉以下皆
感恩絕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
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
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盜與朝士相惡南
北司如水火矣胡氏曰韋澳之謀非末策也昔李德裕
與樞密議約敕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裁制中臣就
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
也弘逸季稜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
孺方立夔王而元實宗實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衣
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狐綯之意亦善
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
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賜金紫

通鑑曰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
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
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
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詔雪王涯曾餗等

通鑑曰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
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軍中立其子紹鼎為

留後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通鑑曰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
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
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
君奭上聰明強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
支奏誤清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惟按諸
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常與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
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詔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
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與詢之皆處分語中事
也范氏曰宣宗摘抉細微以驚服其群下小過必罰而
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

會編卷七十五
十三
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通鑑曰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通鑑曰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通鑑曰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朗州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茶陵

通鑑曰詔自今我臣失律并坐監軍劉氏曰宣宗威懼關豎於是監軍始有書杖配者終綱曰宦官書杖一而已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通鑑曰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毀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處賜絹造之他日見仲郢芳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

通鑑曰季榮前為汪源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之上曰季榮有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以鄭祗德為賓客分司

通鑑曰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從之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高澳為京兆尹

兆尹

通鑑曰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實於法上口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通鑑曰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口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胡氏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為心至乃斬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通鑑曰顥榮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

十一月冊回鶻為懷建可汗

通鑑曰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會昌姦臣遽加殄滅近聞已靡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冊拜可汗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通鑑曰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十陛下拜兄上可拜姪可乎宜迂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尹氏曰昔魯人逆祀春秋譏之然猶未至於迂出廟也今唐主自以為憲宗之子方且下視穆敬文武而諛臣如李景讓者又從而逢其惡故雖議終不決而綱目亦必直書以貶之也夫唐主歷事四朝親為之臣今乃欲出其願主則其肆行為不道為可知矣况郭后區區深官一婦人復何所憚宜其親行弒逆而不顧也噫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通鑑曰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勤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勤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曠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

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

詔內園使李敬寔剥色配南牙

通鑑曰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街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辟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曰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尔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玘仲郢之子也胡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已意為親

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沅祝漢貞於天德軍

通鑑曰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

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薄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史臣曰按人君必守祖宗之法賞不遺遠罰不遺近而後可以言治宣宗於祝漢貞羅程朝夕昵近而有犯必刑曾不少貸守法者當如是矣

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九月

彗星出于房○冬十月以尚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

通鑑曰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未降秦成防禦使李承勛利其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勛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默然明日諸將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友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

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醜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逸使使統其衆居之

鄭朗罷○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通鑑曰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虜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劉氏曰書道士多矣綱目取二人焉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集亦在所予者其書道士何為迎之書也終綱目聘召書迎五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由唐而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通鑑曰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芳木為柵深塹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

安開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蚩夜引去都校羅行恭又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總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

以劉瑒同平章事

通鑑曰瑒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酌萬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派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遷以品派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曰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

通鑑曰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強勉焉老

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恠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餽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諸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爲節度使討平之

通鑑曰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做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授承勛討乱平之

以夏侯孜同章平章事○五月劉瑒卒

通鑑曰瑒病篤猶王疏論事上甚惜之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琮○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

憲○蠻寇安南

通鑑曰初安南都護李瑒爲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群畜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通鑑曰右補闕張潛上疏言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課朝廷因而甄獎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欵過又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益乞自今藩府長史不增賦欵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河南北淮南大水

通鑑曰徐泗水深五丈流亾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

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夫之示戒明矣夫天理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尹氏曰大中之治當時謂之小太宗此歷朝之所未有者抑不知宣宗特區區小數以察為明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况其大節既虧小何足數故允逆氣乘之禍亂溢出故是年四月書嶺南軍亂五月書湖南軍亂六月書江西軍亂七月書宣州軍亂而又河南北淮南太水迭書子冊用見天人之變交應于時至明年遂疽發於背而東首環泣矣未幾大盜四起唐遂以亡然則餘慶餘殃之報夫豈僭差而或者猶以賢君目之過矣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通鑑曰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

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與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則後除之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官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脩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侍寵保位二十

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通鑑曰商以討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平之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討亂平之○以常宙為江西觀察

使討亂軍平之

通鑑曰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行至江州自間道一夕至洪州討平之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通鑑曰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相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通鑑曰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七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通鑑曰武帝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謀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領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于咸寧殿在位十三年子鄆王漼即是為懿宗

通鑑曰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變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變王屬王焜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

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
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
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范氏曰
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
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
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
次屬諸宦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官者為腹心溺於所習
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至
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緣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
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
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
安知宗實不以變王有愛而立之邪不可不辯也○宣
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節謹
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諫之謂之小
大 宗 范 氏 曰 宣 宗 之 治 以 察 為 明 雖 聽 納 規 諫 而 性 猜
刻 雖 吝 惜 爵 賞 而 人 多 僥 倖 外 則 藩 方 數 逐 其 帥 守 而
不 能 治 內 則 宦 者 握 兵 柄 制 國 命 自 如 也 然 百 吏 奉 法
政 治 不 擾 海 內 安 靖 幾 十 五 年 繼 以 懿 僖 不 君 唐 室 壞
每 深 病 之

李玄伯等伏誅

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賀善贊
曰宣宗勵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已往往有可述者
然嫡母以曖昧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蚤建綱日
病之

尹氏曰有生必有死雖聖人不能易也若使長生可求
則聖人已先求之矣唐人酷信方士之說而禍敗相踵
向使不妄服食未必遽殞其生將以延之適以趣之而
乃覆車相尋恬不知悟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於趙歸真
李玄伯等伏誅皆書于冊不以其微而不錄
其亦深嘆唐人也夫其亦深戒後人也夫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綯
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通鑑曰緇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馮頌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通鑑曰初肅臯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僮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称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唐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通鑑曰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衆至三萬

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晔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尹氏曰嗚呼唐室自此亡矣裘甫作亂自往年前孽至是始書于冊甫雖破滅而龐勛芝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儻以懿僖昏淫相繼為亡唐之主則裘甫之亂實起於大中未年是時懿僖失德未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識者自可察之

葬貞陵○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兵討裘甫破之

通鑑曰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濱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可破有宦者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

月賊勢益張江往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
 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
 諸道兵授之表甫分兵掠繼發明台所過俘其以壯及
 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
 樂劉雅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
 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
 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
 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翰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
 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
 岳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
 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目欲使吾驕怠耳
 乃謂使若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
 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
 歸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
 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
 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
 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
 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

開廩倉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
 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往者其人習
 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又羈旅困餒甚式
 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死悉以為騎卒使騎
 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
 矣或請為烽燧以驚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
 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
 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
 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
 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雅
 謂表甫曰向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翰等斬之式曰
 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鉉軍海口以巨之賊皆棄船
 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詭下衆萬尚餘人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通鑑曰左拾遺韓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
 半是逃力固須剪滅亦可閔傷望詔以州縣稅外無得科

率從之尹氏曰自德宗好聚斂於且進奉羨餘之弊接踵而興後嗣繼之日增月益倍斂於民不聊生其極至於盜賊蜂起因遂以亡綱目至且人始書禁稅外科率則前此漁蠹之害出於常賦之外也從可知矣事有因褒而見敗者此類是也

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誅之

通鑑曰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殘令士卒曰敢傾者斬賊復入刺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二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雅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令卓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益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則至則倉穀

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遇敵且不量力而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源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裕

官爵贈左僕射

通鑑曰右拾遺劉鄩上言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尹氏曰德裕輔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竄逐海表以沿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畫以予之宜矣

夏侯攷罷以畢誠同平章事。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通鑑曰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科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鄂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曰內外之臣事猶一体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途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通鑑曰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七軍朝廷許之所募總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畧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

通鑑曰杜悰上言南詔疆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庶全大体上從之會南詔寇嶺州遂行行劉氏曰不行書何嘉悰也悰可謂善謀國矣故特書之使前相能知出此尚有僭號寇邊之患哉

三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韓偓罷。二月南詔復寇安南以蔡龍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通鑑曰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龍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灑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龍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通鑑曰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曰輔力求人瘼度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五管為東西三道以常宙察京為節度使

通鑑曰京性貪殘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

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省丘氏瘠曰廣南分東西始此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詔以王式代之

通鑑曰初王智貞既得徐州募勇捍三千人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作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卒死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驕兵竟聚譟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表南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惧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衆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救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事○嶺南西道軍亂節度使蔡京以苛慘
伏誅

通鑑曰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
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

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通鑑曰南詔率群蠻寇安南蔡襲告急救發荆湖兵二
千桂管兵三千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
救兵不
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通鑑曰交趾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
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
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
死不若還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

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
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溪洞夷
僚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游宴無節左拾
遺劉蛻上疏曰今西京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
何以責其死力弗聽劉氏曰於是城陷力戰趨監軍船
不及遂溺死非死志書死之何自蔡京請罷戍兵襲作
十必死之書以告宰相襲固知有必死之理矣寇至固
守力屈不降謂非死節而何綱目書蔡京伏誅於先書
蔡襲死之於後所以重嘉襲也自是訖唐
亡盡死之者襲一人而已安得不深予之

二月朔帝歷拜十六陵

尹氏曰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徧拜諸陵此何禮也懿
宗庸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
見凡祭祀常事
合禮則不書

三月歸義軍奏克復涼州○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

通鑑曰誠以同列多
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月以楊牧同平章事

通鑑曰牧與中尉楊玄
价叙宗相結故得為相

杜審權罷○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秋七月朔

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

通鑑曰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餽運勞費潤州
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從海一月
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雀為名奪商人舟
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
頗苦之

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通鑑曰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
上諭以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
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救自陛下出
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劉氏曰武宗以來闕豎
少哉當時至有揚劉怯懦隳壞舊風之語大中之世尤
痛抑之懿宗昏懦復任宦者書曰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所以深
病帝也

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

通鑑曰滈初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
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滈父絢用李涿
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絢
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為興元少尹劉蛻為華陰令

通鑑曰令狐絢為其
子滈訟寃故貶之

三月彗星出于婁

通鑑曰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尹氏曰是時寇盜縱橫人民愁苦彗星之出天戒昭昭而反以為瑞宣示中外其誣天罔人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夏四月以蕭寘同平章事○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

承訓檢校右僕射

通鑑曰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沿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

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疊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

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通鑑曰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

通鑑曰時王皞復為禮官伸前議朝廷從之尹氏曰懿安之事舉朝無一敢言者獨王皞正色爭之至是復伸

前議僅得侑祀故綱目特書其始以志之亦所以著弒逆者之罪也

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通鑑曰宦官多閩人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蕭實卒○夏四月以高瓌同平章事○六月高瓌卒

以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早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之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同召至京師厚賜而遣之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通鑑曰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見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婦女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卒

夏六月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通鑑曰駢治兵於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擊大破之取其所得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常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

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閣儒維周凶
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
勵將士攻克之斬首三萬餘級
南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通鑑曰楊玄玠兄弟受方鎮之賂晏
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玠怒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通鑑曰吐蕃自是衰絕
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通鑑曰自李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
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范氏曰戎狄自
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
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考人和而已而民從征

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
詔盛強至于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
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
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
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
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近
恐征伐不息變生
於內而搖其本也

十二月黠戛斯遣使入貢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以李可

及為左威衛將軍

通鑑曰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設
燕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
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
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負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

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

通鑑曰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執掠其家貲久之乃定

以于琮同平事

我九年春正月彗星出于婁胃○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

邊軍節度使

通鑑曰師望上言雋州控振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總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還冬十月陷宿徐州執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通鑑曰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晏求代還彥曾性嚴刻押牙尹勣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兵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勛至徐城謂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眾皆呼躍稱善遂於途中申狀乞停尹勣等職任彥曾謀於諸將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密到任山頓兵不進欲候賊入餌乃擊之賊詭知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

潰賊遂攻城陷之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勛自
稱兵馬留後官軍至與戰大敗密及士卒死者千人其
餘皆降賊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聚彭城彦曾始
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起無復固志賊至城陷囚
彦曾殺尹勘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遣其將劉
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
完戍守遠近群盜皆歸之行及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
望回開門迎之泗州刺史杜愐完守備以待賊李圓至
攻之不克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與愐有舊聞勛
作亂詣泗州勸愐避之愐曰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
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詔以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
承訓秦訖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
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
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千五百人救泗州畏賊強不敢
進讜往說厚本不許還而復往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
日士卒皆為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擊
賊賊敗走勛又益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
驛路絕承訓軍新與兵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

勛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為工築
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賊
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人執
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賊衆五千追之力闔三
十餘里得免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與淮
南共輸米五千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
戰而前恃勝不設備賊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
師及監軍皆死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乘勝圍壽州掠諸
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
州勛始懼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
是境內之民不聊生矣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
兵鑿斷其鑿鼓譟而前賊見勢猛避之遂得入城胡氏口
何以聚人曰財故者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
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
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
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謂藩鎮戕削
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而

欽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丘氏濬曰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田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其所無備漢亡于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微矣

江淮旱蝗

配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常保衡

通鑑曰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窓戶皆飾以雜寶并欄藥曰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

二月流楊收於驩州尋賜死

通鑑曰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

賄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通鑑曰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吳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卜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感之弱死者不可勝記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通鑑曰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遂圍柳子會大風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殺之殆盡周奔宿州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惧議自將出戰周重曰不若建號悉兵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然之殺彥曾芣選丁壯得三萬人許佶芣推勛為天冊將軍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將宵潰勛約諸寨兵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承訓設伏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則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籍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解

通鑑曰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益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義托過自郊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柵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

將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欽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莛

通鑑曰莛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莛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莛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彗星出于大陵○賊

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龐勛伏誅

通鑑曰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芣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將朱玫亦以蘄沛降於曹翔承訓

乘勝進抵宿州初罷勦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等將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不能克遣人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謀歸國衆多從之乃斬儒等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縱火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萬人北趨徐州圍之喻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為賊城守同為魚肉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悉誅戍桂州者徐州遂平勦將兵二萬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勦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愐為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

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謹為亳州刺史

通鑑曰謹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比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愐不能成也劉氏曰綱目賜姓名不悉書甚美書甚惡書終綱目書賜姓名三皆譏也

流陳蟠叟於愛州

通鑑曰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路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通鑑曰初南詔遣使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殘尤甚亦蠻寇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詔以實滂代之貪殘尤甚亦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捷

爲及嘉州竇滂自將拒之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
人來約和滂與語未畢竇乘船俄爭度諸將勒兵出戰
滂單騎宵遁竇遂陷黎雅詔左
神武將軍頽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貶康承訓爲恩州司馬

通鑑曰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
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尹氏曰敗賊將於鹿塘進平徐
泗皆承訓之功也朝廷方以之帥河東而宰相又誣而
貶之亂亡之世賞罰無章大抵若此比事而觀義自見
矣

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通鑑曰西川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
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備募驍勇之士厚給糧
賜應募者雲集於是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
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

致書問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乃告急於朝且請
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遣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
和使蠻亦以耽待之恭爲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完
蠻進陷雙流抵成都二月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
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
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初
帝臯招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
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貶竇滂康州司戶以頽慶復爲
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乃爲
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二十
里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復急攻會威軍至
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頽慶復救成都命威爲
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
竇慶復謀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狙造
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頽慶復始教蜀人築壅城
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
成都矣

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劉氏曰保衡自右拾遺歲餘入相則同昌之寵也後三年而賜死暴長夭折信哉

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

通鑑曰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群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尹氏曰八年書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十書陝民逐觀察使崔莨至是又書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夫以部民而逐主將此天下之惡也然是時貪官虐吏肆為不道民皆有疾視其上之心未流必至於此有如楊堪等欲令負冤者訴於朝廷不得群聚擅自斥逐所言未為不當殊不知當時主德方昏必無伸雪之理儻非作亂逐之則有相聚為盜而已綱目一書再書所以見民罹暴虐無所赴愬之弊若此居人上者可不察哉

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

通鑑曰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群盜上令百官議廢置之宜太子少傅李膠等曰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凶頑蓋由統御失人是致茲回乘彙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彙已深宜有吏張庶為兩使請復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

秋八月同昌公主卒

通鑑曰公主卒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屬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劉氏曰公主卒不書貞觀書平陽以功也此其書何譏溺愛也於是公主病卒上痛悼不已貶一宰相一京尹殺醫官二十餘人繫獄者

三百餘人遠怒甚矣故特書譏之

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司馬

通鑑曰瞻罷為荆南節度使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闕十道圖以驩去長安萬里再貶之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復以徐州為感化軍○十

二月以李昌國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

通鑑曰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與錦綉珠玉輝煥三千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款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緝寶為首飾絺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尹氏曰他公主未有書其卒葬而此書之者所以見恩數之隆也是時盜賊徧天下而懿宗所為若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夏四月路巖罷

通鑑曰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愜

五月上幸安國寺

通鑑曰賜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劉氏曰自代宗畫幸章敬寺於是再畫其畫之何譏溺愛也終綱目自捨身講經外畫幸寺三

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通鑑曰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卒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

盧留後

通鑑曰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卒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張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

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通鑑曰殷裕詣閣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閣門使亦受坐伏奪紫配陵胡氏曰懿宗淫刑人能識之殷裕出位而言非所宜得無罪乎晁補之曰殷裕論妃戚家私而當大逆不道之戮唐之亡自此兆矣

貶于琮為韶州刺史

通鑑曰琮為韋保衡所譖貶官其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通鑑曰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曰璋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通鑑曰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
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為走胡所據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通鑑曰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
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
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
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
囚尹氏曰懿宗昏荒不道獨有崇信釋氏乃曲盡其誠
使其移此志於祖宗基業則安有亂亡之禍哉綱目上
書迎佛骨四月至京師下書七月帝崩
則人君奉佛之效彰彰明矣可不鑒諸

六月王鐸罷

通鑑曰時韋保衡挾恩弄權
鐸薄其為人保衡譖而逐之

秋七月辛巳帝崩于咸寧殿在位十四年
宦者劉行深等

立帝幼子儼改名僖是為僖宗

通鑑曰上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
為太子權設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胡
氏曰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蓋出
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脩中國多胡若立長
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
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
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
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
其歎隱保衡之謂邪賀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自書
禁科率外他無一善可紀者綱目所書非崇奉異端則
溺愛一女而已是以內盜迭興南
詔再亂逐民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

死

尹氏曰殷先哲王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唐室之末其君既荒縱失德其臣亦皆姦貪庸鄙罕有能全其終者如楊收韋保衡路巖之類是也君子即綱目之所書驗唐室之顛末則知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冬十月以蕭放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通鑑曰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威郭籌軍中不安坐與

唐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通鑑曰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詢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雀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於府庫也朝廷儻不無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救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救

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尹氏曰上書關東河南大水此書關東旱饑文無貶詞然徐而考之賑卹救荒之政漠然無有則其克謹天戒勤恤民隱之意果何如哉夫衰亂之世本無足責然亦可驗民愁盜起之因明年大蝗蔽日所過赤地乃反以不食稼而稱賀君蔽臣諛如此尚可與之有言哉

賜路巖死

通鑑曰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別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邊威郭籌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二月葬懿宗于簡陵○趙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

月卒○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暴卒

通鑑曰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鄩恨延瞻置酒瞻歸而卒人以爲鄩鳩之也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禘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坎劉鄩與韋路爲黨瞻論其罪惡而頭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立平巖壩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已矣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十月劉鄩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群臣上尊號○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

通鑑曰允中韓雄賜名也卒子簡爲留後

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峽關

通鑑曰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

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齎龍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復寇大渡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軍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爲守備駭信遺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而詐寬抑今假道貴府留此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使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

濮州人王仙之作亂

通鑑曰白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開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駢至劔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孫突柰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

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印嶽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啟駢召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

以宦者田令孜為中尉政事一委之

通鑑曰上之為晉王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謂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范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派子孫至放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

亂之源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

通鑑曰初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蠻兵高駢至悉罷之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各廩給乃肯還營駢使人夜圍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

通鑑曰郢等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五月蕭傲卒○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王仙芝陷濮曹

州寇句人黃巢聚衆應之

通鑑曰仙芝與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寃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龔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闕尹不惟賦斂割剥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秋七月大蝗京兆尹奏不害稼宰相稱賀

通鑑曰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貶董禹為郴州司馬

通鑑曰左補闕董禹諫上游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通鑑曰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通鑑曰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治尹氏曰李唐之末軍兵恣橫上之人待之若驕子卒以此亡其國綱目書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而分注載其無得窮詰之說於下則當時威令從可知矣兵禍果何時而已哉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

尹氏曰盜賊起於饑窮皆原於女奴貪肆虐之故耳今不求其本乃令置弓刀鼓板以備之始與兒戲無異况是時大盜橫行震蕩飄忽所至屠戮又豈弓刀鼓板之所能禦書之足以貽千古之笑

三月崔彦昭卒以王鏐同平章事○夏五月以李可舉為

盧龍節度使

通鑑曰初可舉父茂烈勳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致仕請以軍授可舉

六月雒州地震裂水涌出

通鑑曰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通鑑曰威大破仙芝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怨忿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九月朔日食○

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高駢

築成都羅城

通鑑曰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髡鬻之取土皆剗立埕平之無得為坎塹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恐南詔入寇以驚役徒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揣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通鑑曰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

裕皇風退縮崔安潛威皇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通鑑曰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王仙芝陷鄂州○黃巢

陷鄂州○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之

通鑑曰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因為之虛拜而其國中亦焚酋龍死子嗣好畋儀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似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

閏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敗死

通鑑曰郢橫行浙西節度使裴瓈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降其黨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衆至明州鎮過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柳彥璋掠江

西○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通鑑曰賊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

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
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為

象州司戶

通鑑曰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
逐朝廷與貪暴亂政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誅之

通鑑曰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仙芝遣尚
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
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
不能明遂斬於狗脊嶺

黃巢陷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誅柳彥璋

通鑑曰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
寨賊出迎降秉仁斬之而散其眾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五終

